

抗戰劇本批評集

劉念渠 著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1940

劉念渠 著

抗戰劇本批評集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抗戰劇本批評集

每冊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劉念渠

發行者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重慶武庫街

宜昌，長沙，沙市

新記合川印刷社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

查委員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抗戰劇本批評集目錄

建立抗戰的戲劇批評.....	(一)
戲劇批評當前的任務.....	(四)
劇評(五篇).....	
談在漢口演出的幾個劇.....	(一三)
關於『日出』.....	(二〇)
『魔窟』.....	(二五)
『一年間』.....	(三一)
『殘霧』.....	(三〇)
關於劇本創作.....	(四二)
計劃的編劇.....	(四六)

沈氏戰後史劇·····	(五一)
結集後記·····	(五六)

建立抗戰的戲劇批評

在『演劇宣傳與演劇藝術』那篇文字中，我曾談及爲了抗戰宣傳的演劇應該注意到質的提高。我們怎樣可以達到質的提高呢？除去如郭沫若先生所指示的『在工作學習』之外，主要的一點是建立抗戰的戲劇批評。

說來總是一種遺憾：二十年來的新文化運動，在藝術各部門中多少有着相當的成就，祇是藝術批評方面，並沒有輝煌的建立起來。收到批評的正面效果。不僅是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批評祇等於『捧』或『罵』，就是某一部分寫批評的，或口頭發表他們的宏見的時候，也不免流爲『捧』或『罵』。雖然我們十二分的希望在藝術工作中沒有這種畸形的病態的現象，牠却明明白白的存在着。在戲劇這方面，同樣的難以免掉這種現象。在舊型戲劇即是所謂『捧角』；在話劇方面則是『宣傳』。爲了達到『捧』自己的朋友，或爲自己的朋友甚或爲自己『宣傳』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排除異己，情感的『罵』別人了。從這裏，我們也可以分明的看見了團體，派別的門戶之見。

抗戰促成了各部門文化工作者的空前的團結。至少是表面上消滅了門戶之見，『

掉」或「罵」的文字與談話也不容易聽到了，這實在是可歡喜的事情。但是，同樣的，我們並沒有建立抗戰的戲劇批評。雜誌上，報紙上，或者是單行本，每天總有新的劇作印出來。在劇場，在街頭，在農村，我們也天天有着戲劇工作者的種種演出。是的，這都是爲了抗戰宣傳。我們應該對於每個工作者表示最大的敬意。同時我們也似乎應該想到這樣問題：這些劇本與演出，是否爲了抗戰宣傳盡了最大的職責，收了最高的效果？倘是，牠的優點在那裏？倘不，牠的缺點在那裏？我們將怎樣努力可以促起更大的進步？這個任務不是劇作者，導演，演員及一切演劇工作者的了，而是批評家的。我們的批評家到那裏去了？我們很難得看見抗戰的戲劇批評。偶見發現三兩篇（例如「文藝陣地」上茅盾先生的等等），真令人有麟毛鳳角之感，而且，和實際需要比起來，顯然是太不夠了。

藝術批評（戲劇批評）並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像法國羅曼羅蘭那樣有着廣博的，驚人的知識的批評家固然難得，就是有着基本認識與較高修養的批評家，在我們這時候，也是很難得。而沒有基本認識與較高修養，祇憑了一點點皮毛之見，淺薄的應用什麼派，什麼主義，什麼一切爲了抗戰之類的名詞，恣意發表他的主觀的，而且不成熟的，甚至於錯誤的「批評」，結果，不但暴露了自己的淺薄無知，反而會妨礙了演劇藝術的發展。無論是爲了抗戰，還是爲了藝術，這總是危險的事情。至於情感的

攻擊個人，那更是破壞團結的卑污手段，不必在這裏談及了。

抗戰的戲劇批評有積極建立的必要。祇有批評——這是真正的批評，出於專門研究批評的人之手的——才能促進演劇的質的提高，祇有促進演劇的質的提高，才可以收到演劇宣傳的最大效果。雖然戲劇批評本身不能直接的做為抗戰宣傳的武器，牠却是使抗戰宣傳的武器——戲劇——日益鋒利的工具，牠將同樣的爲了抗戰，盡牠應盡的任務。

建立抗戰的戲劇批評！這是當前演劇工作的迫切的需要。同時，這也應該是大部份戲劇工作者的希望吧。

（二十七年六月，漢口。）

戲劇批評當前的任務

一、

儘管某些文藝創作者對於理論批評持一種藐視的態度，儘管某些理論批評家執着一雙李逵式的板斧向文藝創作者大聲呵斥，儘管有人提出了「關於批評你作品的文章，不能放過不讀，但是也不能全依照別人的意見去做」之類調和的意見，而在實際上，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一原則：實踐產生理論，理論指導實踐。一部世界文學史所給與我們的證明，這里且不必廣徵博引，僅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二十年間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全發展過程，就足以說明了。過去頗有人以為若干次的「論戰」是浪費精力的叫還，要緊的是「拿出貨色來」——殊不知真正值得「拿出」的，能在中國新文藝運動中佔一個堅牢地位的「貨色」，正是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為理論批評所影響的產物。沒有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理論（雖然現在看起來那種理論還不免幼稚），沒有白話與文言的肉搏鬥爭，也就沒有了成為紀程碑的「阿Q正傳」等等不朽之作，不是很明白的事實嗎？自然，我們絕不否認文藝創作有牠自己的一定社會基礎，倘我們不是機械唯物論者，那麼，我們還該承認文藝批評對於文藝創作的作用。

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相互關係來看三十年間的中國戲劇運動，却不能不使我們覺得失望與慚愧了。一句話：三十年間的中國戲劇運動，始終是在中國新文藝運動影響之下悄悄的進着，成爲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支流或附庸；當客觀環境迫切要求中國戲劇運動擔當起變革社會這一任務而呈出蓬勃展開的情勢之際，牠還是在暗中摸索着，而未嘗認真的堅實的樹立起自己的理論批評的基礎。

由「終身大事」（胡適的唯一劇本，也是最先的一個話劇劇本）起，我們印出了不少的劇本，又不斷的介紹了西洋的和日本的作品，有的還堆在出版家的貨棧中，有的陳列在讀者的書架中，有的一再被擲上舞台，不管這些劇本的命運如何，而似乎還沒有人認真的給與正和的批評。即使偶然一見，和小說，詩歌等等的批評比較起來，未免過於寒酸了。像「日出」（曹禺），「太平天國」和「廢道」（陳白塵）等等那樣優秀的劇本，是最近幾年產物，而「阿Q正傳」，「子夜」和「倪煥之」等等却老早的就巍然存在了。

戲劇理論批評的缺乏，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試看近三十年中國戲劇，由於中國社會始終未能跳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國舊型戲劇（牠們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海派新戲和文明戲（牠們是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關於這一點，以前還不會有人注意過，另有機會專文提出討論）各有其必然存在與生長的社会基礎，話劇價值獲得可

憐的存在。我們知道，戲劇不僅是紙面上的東西，不僅是文藝作品之一形式（如某些文藝概論所講的），而且，這是重要的，牠是爲了演出而創作的（在印刷術未能普遍應用以前，劇本是專供演員排演用的，並非爲了讀者的），牠是演劇藝術中的一部份。演劇藝術在中國還是年青的藝術（在中國有着悠久歷史的舊型戲劇的演劇藝術却與此無干），最近幾年才樹立起水準以上的演出。必須演劇發展，劇本才有發展的可能。在這之前，即使已經沒有人認爲劇本是和小說差不多而又沒有小說好看的东西，却也不被注意，理論批評也就不必要了。

沒有理論批評，沒有指導中國戲劇運動的理論，在這三十年間，中國戲劇運動始終是摸索着前進的。這是中國戲劇運動發展中的危機，我們不能再這樣放任自己的摸索下去了，我們要求戲劇批評，我們要求適應現在中國戲劇運動的戲劇批評。

二.

我們要求適應現在中國戲劇運動的戲劇批評，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認識，同時，也是客觀環境——中國戲劇運動，特別是抗戰後兩年多的戲劇運動發展的迫切要求。

九一八以後所提出的國防戲劇在多難中普遍的展開，不僅擴大了演劇與劇本寫作的範圍，同時，也提高了演劇與劇本寫作的水準。以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實驗劇團的幾次演出（在上海時代）爲劃分線，顯然的比以前有着長足的進步。七七——八一三後

的抗戰戲劇乃是國防戲劇向更高階段邁進的磨練發展。試觀兩年多的實踐所獲，就其優點來看，我們可以指出的是：首先，戲劇的武器效用，已被一致的承認，而且在種種設施之下，使牠得以充分的發揮；其次，過去固於小圈子（都市）的演劇，已經走入廣大的農村，前線，敵後方和每個偏僻的角落；再次，在演劇藝術所必需的物质條件日益困難的情形下，我們不僅產生了新的演出方法，而且用過去一樣的不斷爭取演劇藝術水準的提高；最後，這是我們在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劇本的大量產生，我們現在還沒有法子統計兩年多間所產生的劇本（包括單行本，雜誌所載，油印本和若干地方的手抄本）有多少，但是，由各個出版社家不再如過去看見劇本原稿就要搖頭且首不斷的印行，足以證明劇本之被重視，而且，頗有供不應求之勢。

單看見了優點而樂觀是危險的，我們還須檢討其較弱的一面。簡單的說，第一，儘管戲劇的武器效用已被一致的承認了，却還未能如理想那樣的充分發揮其最大的效用，若干演出是合符獲得應有的效果而不至於浪費或發生相反的效果，還待細心的研究。第二，將戲劇做為大衆宣傳教育的武器，顯然的還未能做到真正的普遍與深入，更未曾有計劃的展開，而且，走入大衆的演劇，多多少少為藝術與宣傳不可統一的錯誤見解所支配，忘記了最優秀的藝術才可以收獲最大的宣傳效果，而為了宣傳忽視了藝術。第三，活動在舞台上與舞台後的戲劇工作者，不免有一部份人忘記了爭取個

人與團體的進步；而且，將都市中的與農村中的演劇藝術比較起來，除去爲物質條件所局限的若干部份不論，也還存在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第四，在劇本寫作上，量的增多並不等於質的提高；在量的方面固然可以樂觀，在質的方面多少使人失望，不僅有一部份劇本陷入公式化與概念化，水準以上的優秀作品殊不多見，傑出之作更寥寥可數，因此，劇本荒的問題依然未能徹底解決。

這是事實。爲了爭取中國戲劇運動的進步，使其與抗戰建國的客觀需要配合起來，我們沒有理由否認這些事實。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祇是一個：怎樣積極克服這些弱點並充分發展那些優點呢？

回答是：讓戲劇批評來執行牠的任務。

當前的實踐將必要的工作課給戲劇工作者了：建立劇戲批評。這一工作，是以前被多數人所忽視了的，但是，今後不能再繼續忽視下去了。假如過去我們多少做過一點，那就得更加努力的做下去；假如過去我們完全沒有做，那麼就得趕緊動手。

三、

有着三十餘年歷史的中國戲劇運動，我曾說牠是摸索前進的，但是，也並非全然依靠。不過這種依靠薄弱得很：一點點西洋戲劇理論而已。我們不僅要指出西洋戲劇理論介紹的工作做得太不充分，而且還要注意，單單是介紹（不管在量上是多麼豐富）

不能使我們獲得最大最多的益處。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求中國化。話劇的形式是由西洋介紹來的，正如新的小說詩歌等一樣。這種新的形式對於文化水準低下的大眾是陌生的，單靠了這種形式並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還得繼承西洋話劇和中國舊型戲劇的積極部份，創造『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的民族的戲劇。事實指出：中國舊型戲劇所表現的內容已經為時代所遺棄，且成為進步的絆腳石，話劇這一高級的形式多少與中國老百姓的傳統習慣與理解能力有若干距離，而在中國的廣大農村中文化水準過分低落的老百姓又是那麼多！因此，戲劇批評的當前任務之一，便是樹立適應當中國戲劇運動實際需要的理論基礎，導引着戲劇運動向創造嶄新的民族的戲劇的途上走去，使戲劇不僅配合了現實，而且成為中國老百姓自己的戲劇。

產自現實生活的戲劇，由於通過了作家的主觀，常常存在着種種不以思想的反映，有時對於現實生活盡着積極的變革作用，有的則完全相反，有害於現實生活。那麼，怎樣的劇本是能夠起着積極的變革作用的呢？這並不是一兩句話可以具體解答出來的問題，以當前的抗戰戲劇為例，誠然，我們還找不出有害現實生活的劇本，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切劇本都能夠盡着積極的變革作用。現實是多樣繁複而且時時刻刻在變化的，劇作者要在其劇本中正確的反映現實，首先要不為現實的迷離所迷惑，從多樣繁複與變化中尋出基本的法則，把握了這基本法則去理解某一具體事件全發展過程，

而後用劇本的形式表現出來。這裏所謂與劇作者的任務乃是：第一，正確的反映現實，不要曲解，不要粉飾，不要誇張，也不要抹殺；第二，從平凡的具體事件中發揚普遍的真理，不要「創造」僅存於自己想像或適合某些理論中的故事——公式化的故事，以自我滿足（實際上常是自欺欺人）；第三，創造典型人物，他們應該活生生存在於劇本中，正如活生生的存在於現實中一樣，不要主觀的堆集一些不可捉摸的幻影，或讓一些無血肉無骨骼的「人物」帶着一大堆理論登場。

劇作者是否都能在其劇本中達到了上述的任務呢？這就要求戲劇批評家給以回答了。如果過去的劇作者未能完全做到這一點，那麼，那是由於什麼樣的限制所造成的呢？如果過去的劇作者忽視了這一點，那麼，怎樣可以導引劇作者向這方面努力呢？如果某些劇作者確是做到了這一點，那麼，這種優秀之作對於當前現實盡着怎樣的積極的變革作用呢？——凡此種種，是戲劇批評的另一任務。

試翻攔在我們面前的劇本，顯然的有着幾個急待解答的問題跟着來了：第一，大多數的劇本，已經不能再用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悲劇，喜劇……的定義來劃分了，那種根據希臘時代戲劇發展所得到的理論，已不能再機械的應用於現代，而要有新的理論。第二，一部份劇作者在追求着新的形式，最顯明的一例是「為自由和平而戰」。這種新的形式應該得到什麼樣的評價？為什麼在今日產生了這種形式？牠的存在是否

完全適應當前的需要？第三，兩年多所產生的劇本已經有一部份被批評者指出是公式化與概念化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公式化與概念化的根源究竟何在？我們怎樣克服這種不良的傾向？第四，一方面有着大量的新劇本，一方面又未曾停止過的叫着劇本荒，這之間的癥結究竟何在？為什麼新劇本不能完全滿足演劇的要求？——凡此種種，是戲劇批評的又一任務。

最後，戲劇批評的任務還要涉及這一問題：並存於今日中國的戲劇，有着種種屬於不同社會基礎的不同的形式。話劇，皮黃等地方劇和文明戲，各擁有廣大的觀眾。對於皮黃等舊型戲劇，過去的評價，五四運動時代曾加以猛烈的攻擊，一筆抹殺；革命文學時代又再度的批判，顯然都未能完成澈底的解決。像一切舊事物一樣，牠本身也包含着已經完全陳腐了的與可能發展為新事務的兩個相互矛盾的部份。我們今日應該給以新的批判，拋棄其陳腐的部份，繼承和發揚其積極的部份。倘將我們直覺上認為落伍的東西置而不顧，不僅是放棄自己的職責，而且放棄了若干可以批判接受的寶貴的遺產，無由達到蕭軍所說的創造嶄新的民族的戲劇這一目標了。

四．

戲劇批評在最近幾年中已經被少數戲劇工作者注意到了，偶然的，我們也可以看見幾篇優秀的理論批評文字。但，一般的說，常見於雜誌新聞紙的文字，有真知灼見

的固然不少，多數的則不免顯得空泛，甚至於有些超常識以外的說法，如指「日出」爲 *elo-tama*，「一年間」爲喜劇之類。若干「演出批評」又常流入一種新的公式主義，與某些舊型戲劇批評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這些，都在說明着戲劇批評是怎樣的落後於劇本創作與演劇實踐了。

當中國戲劇運動應客觀情勢日漸發展的今日，我們已經沒有理由再繼續聽任戲劇批評這樣的落後了。戲劇工作者的任務是多方面的，而這一缺陷的填補無疑的，是戲劇工作者要首先擔當起來的。

這不是等待的事，也不是觀望的事。我們必須在實踐中加緊研究，加緊努力，使戲劇批評建立起來，光輝的完成牠的任務。

廿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重慶。